易象管窺

易象管窺卷之十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天下之事惟有節則可以常行而不窮然有不節而窮者有節而窮者知和而和情勝而流此不節之窮也矯情淬志絕類離羣此過節之窮也是以得中則甘太過則苦節至于苦是能忍人

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能爲如抱石踰垣之流亦是一道但不可以爲正非正則滯于一偏豈可常行故曰其道窮窮則不亨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三陰三陽剛柔均節也然節之道必以剛爲主二五俱陽剛中正一則處說而不流一則履險而不失剛而得中也苦節如陳仲子不食不居到底不能成成就得自家之廉故曰道窮說則

易流遇險則止合兩卦言節也當位以節指九五言議德行制度數以中正之道節天下故亨通天地之成歲功聖人之養民力只是有節此節之用所以爲大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楊誠齋曰水之在澤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後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

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爲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爲制也故曰制數度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坎險在外兊說易流初陽方壯與四爲應尤易牵引凡世之危機禍穽多在情慾繫戀之中枕席戈矛晏安鴆毒至可畏也必痛自節制閉户自守乃得无咎非終不出也審時勢之可否以爲行止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與五同德五處險中二宜出以佐君脫險此其時也而以陽居陰又與三相比若一有繫戀不能慷慨以赴功名之會急君父之難是爲坐失時宜厄窮之極其能免乎繫之曰凶深戒之也兌口缺門象洪範六極以凶爲首故以極釋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彖曰說以行險謂遇險則止也三處說極外臨坎險乃挾其乘剛之勢恣其淫佚則人惡其盈

鬼瞰其室必及于難悲嗟慨歎所不免矣自貽伊戚又誰咎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以柔順始值坎險本不敢淫佚又遇剛中之主經綸濟險以甘節先天下則不惟有所禀令以展无成之職業且有所承式以遂恬淡之本心故曰安節君明臣良則天下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豈不亨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者味之中取義有二蓋五以中德處險中方

大有為以濟天下之險其樽節于身者皆德性之自然如味之適口淡而不厭至其立法制度以節天下之情者又皆理義之中正而循之者亦无矯拂之苦如五味得中而皆甘於口也故吉往有尚即彖云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意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以陰柔處險之終節之極故不協于中而謂之苦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是以貞而凶所謂道窮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又何悔焉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何怨即悔亡

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誠信也兼感應而言卦在二體爲中實在全體爲中虛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惟虛故實不是兩件事豚魚澤中之物能知風信澤上有風之象風無心而感豚無心而應與九成鳳儀擊石獸舞同意所謂孚者必如此感應无心乃吉非曰孚于豚魚之謂也信則患難可濟即叅前倚衡蠻貊

可行之意言涉川者取巽木兌水之義也利貞
言凡事无往不順利貞固不止涉川一時之利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
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指中虛剛得中指中實虛而實中孚也
孚以感人爲義上巽下說所謂孚惠德孚惠心
也故能化邦及非爾所及之及乃應乎天者言
中孚卽乾之四德也蓋誠者天之道元亨誠之
通利貞誠之復中卽剛健中正之義元也孚卽

雲行雨施品物咸亨之義亨也利貞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之義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所以能化邦涉難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誠者感孚之本而上之孚惠德下之孚惠心莫若好生不殺之恩故象以議獄緩死言議者求其入中之出緩者求其死中之生故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所謂上巽而下說也風行澤上則澤无不動仁孚于民則民无不說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居卦初陽剛始發如泉之始達也防心在初

虞者戒懼慎獨之意志未變而防之則道心爲

主人心聽命所謂君子修之吉也他指六四初

與四應感應出于无心者之謂孚若一有繫戀

則憧憧往來而心不安所止矣存誠之始如此

焉能積于至誠而孚乃化邦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五陽剛中隔兩陰二在下鶴在陰之象兌口

故鳴子五也鳴和感應天機自動也好爵剛中也二五同具剛中則我之爵即爾之爵爾之靡我即我之靡爾彼我无心所謂中孚也此爻辭即詩之興體或以初爲子者失說而巽之義子即周書朕復子明辟之子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中孚取理之孚而不取情之應三以陰居陽上以陽居陰一則說極而流一則巽極而諂皆情之失正者也兩不正相敵故勇怯哀樂皆失其

常如病狂喪心者然中孚之理斷滅殆盡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望五也馬匹初也類三也月受日光相對則圓滿四大臣近君猶月之對日堂陛尊嚴不敢稱對故曰幾望四與初正應但內卦爲兌三乃兌主四欲應初必先比三象言說而巽統論全卦之德單主二爻言未免有情係之私令四巽以從五是絕三之陰類也三絕則初亡故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先儒云絕初而上五則陰陽本非類而正應豈可絕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薛畏齋曰二五君臣化邦之主而爻不相應情不相孚若不能无咎然中孚之道不主於情而主於理不孚于外而孚于中五雖无應於二而均有剛中之德一理中孚若或拘攣固結而不可解者如此則志同道合而感化之理備矣何咎之有攣字與靡字相關鍵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以不正之陽居巽體之極乃受下之巽順者

志本驕亢又與兌三相應說以非道益驕其志旁若无人故有登天之象巽爲雞故曰翰音夫鵾舉千里鳳翔萬仞曾謂翰音而能登天乎如是者乃固守其凶而不長厥世者也六爻惟二五得中孚之義初四雖正應恐有情係故一戒其有他一欲其幾望以中孚之道勉之也三與上位不當故皆貶詞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内小者過也此小人衆而君子寡之時也聖人作易專以扶陽抑陰爲主大過則欲君子善用乎陽剛小過則戒君子善遇乎陰柔謂當小過之時在陽剛君子亦自有亨道但利于貞耳何謂貞嚴于自衛酌于機宜與時偕行而已陰柔得中盤據要津陽剛方寡弱而居閑散其勢但可小有作爲不可大事上下兩陰在外如鳥之翼二陽在中如鳥之身故有飛鳥之象鳥遡風而上則逆而音咽隨風而下則順而音揚猶君子處陰盛之時作事平順

則陰小相安喜功躁動彼必媒孽嫉妬沮格不行矣故曰上逆而下順大者陽也陽道不爲陰所害故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偕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先儒皆以陰柔爲主故曰亨曰貞曰吉皆以二五言夫君臣皆柔闇卽小事亦何能吉且舉動既已小過焉得謂之利貞與大吉此解經之訛

附會之失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大過陽剛方盛之時也聖人慮賢智之過欲以中道砥柱之故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小過陰柔方盛之時也聖人慮愚不肖者之流蕩欲以忠厚培植之故曰過恭過哀過儉矯枉過中之意也蓋行喪財用世道大端因時立教起敝維風理當如此若曰時當小過爲此小過之行君子豈隨風而靡者耶以世道爲已任者當不如

是矣且恭而无禮聖有明戒而寧戚寧儉用以
寄反本之思乃云過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上爲鳥之翰鳥飛在翰可上可下然倦飛知
還亦自有節此爻陰柔性躁應四而急于上進
居艮下體而不知止必遇震擊而折羽以用也
謂飛鳥用之且凶況于人乎高位必疾顛高飛
必返隋孽自巳作可如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三陽爲父四陽爲祖五陰爲妣妣在祖上則尊于祖者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其母姜嫄爲妣故斯干云嗣續妣祖以二五雖非正應而同類相求越三四應五是過其祖而遇妣也五陰柔不及之君二陰柔不及之臣二越祖而遇妣則臣遇君君遇臣是不及之君臣兩相遇也無强悍亢偪之嫌有柔中承順之美故雖不能大有所爲僅可以无咎若以剛臣遇柔主則過之矣臣豈可過于君哉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

何也

象云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故三四兩爻俱以弗過爲戒然陰邪之黨伎刻險詐常欲中傷正人君子不可不愼防之也防之如何不墮其術中不蹈其虎尾耳若不逆其詐而順從之則必貽累于後日或不容其惡而戕害之則必反噬于目前故曰凶如何也此所以貴善防之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剛居柔可以免咎勿過與九三同而三曰防
四曰遇體不同也蓋四位大臣庶事咸屬平章
百官咸歸統攝非九三比也然遇之亦甚難矣
恃剛而往務於必入則上疑下嫉危厲生焉必
戒而勿往自處以貞而已但大臣所謂貞者當
隨時權變以從道方有裨于國家不可定守而
陷于執一必如此乃可无咎故曰勿用永貞夫
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況九三與
九四同志而分處乎一蔽遮王室於外一扞衛
吾君於內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聖人所以惓惓

致戒于三四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天地之氣陽倡陰隨交蒸而後成雨雲陰氣西陰方五二君臣皆陰柔不及故有密雲不雨之象穴在山中龍潛于穴艮爲山九三成卦之主震初九即乾之潛龍在穴者指九三九四言雷動龍興方能致雨公指五欲其以絲綸召用三四故以弋取爲喻本義云取六二爲助失自我西郊之義或以小事威武言者豈有膏澤不降

乃可行師衆虐乎已上獨陰不成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此爻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雖與三正應而居已于亢不與三遇一于過陽者也初上爲羽三四爲身不遇而過則自離其身是爲折翼之凶小人亢君子而罹災眚者何以異此自天曰災自人曰眚天人交怒凶之至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上火下則火不炎而
泉得溫各成其用六爻初與二二交三與四交五
與上交陰陽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而亨云
小者亨屯拯溺之後創造草眛紀剛法度人心
國勢猶未整肅尚賴君臣交儆持盈保泰方可
大亨耳利貞者剛柔正而位當所以能濟欲其
常貞也初吉主柔中言大抵亂離之後必生聖
主有其主猶患无其臣堯舜非禹皐湯武非伊
周亦不能獨治九五以剛中之主在坎險之中
非六二以柔中明順之德輔之未必能濟所以

專主二言下三爻竭力輔五以求濟者四從五以共濟者上則方爲既濟矣故有危厲之戒終亂非即亂也既濟之終即爲未濟之始耳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濟水者方其在中流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一登彼岸纔得小安便人各爲心安意肆志不知濟後之事可爲者尚多天下之可爲難者不獨水也須常存未濟之心乃可治天下亦然道无窮時惟止其利貞之心則窮耳故曰道前定則

不窮唐虞之世治已无虞且欲儆戒況既濟之始乎故曰惟聖人能內外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楊誠齋曰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

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飪此其爲旣濟歟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儆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主涉坎爲義必假舟楫而云曳輪者將離陸登舟之時也初以剛居剛有其才又能竭其力如良馬駕大車望津求筏不顧掇足沾泥之險故有曳輪濡尾之象雖未得利涉之用而于馳

驅赴難之義何㫖焉先儒以坎爲輪爲狐王說者謬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柔順婦象茀婦車之蔽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中之君乃濟時之艮相也盡心竭力不避艱險露居野宿而不恤浮言横議而不搖如禹之過門不入周公之流言不顧故有喪茀勿逐之象大抵人臣當國家多難出身捍衛未免有妬功嫉能之輩故戒其勿逐二與五爲七

七日得者道協于中君諒其志則得以展其濟時之畧故可討時奏績耳先儒謂五有盈滿之志二不能行其道非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六爻居卦外乃九五所不臣有蠻夷負固不服之象居離之前離南方卦也南夷爲鬼方高宗嘗伐鬼方故以取象三與上應隔三位故有三年之象九三剛而得正能不急近切不貪小利猶師所謂丈人者高宗寧用此人而不用小

人如後世兵家者流所稱孫吳之徒故久而後
克俟其自憊而歸命非以力勝也蓋濟難之時
以内治爲急故九二得以七日以威外爲綏故
九三遲以三年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此爻出離入坎乃居近臣之位而輔九五以脫
險難者五在險中下有初二三之臣協力勛勷
四則周旋君側秉中流以濟凡事致疑時時戒
懼預備以防滲漏故曰繻有衣袽袽絮屬塞舟
罅漏者繻當作濡九三日昃之離故四有終日

之戒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爻爲濟難之主去危就安當持盈保泰之時所藉與協力共濟以成保世滋大之功者惟左右大臣及內外大小諸臣耳隣即臣隣之隣東隣上六也西隣六四也上當既濟之後恃滿侈大導其君以舉盈誇美之事故有殺牛之象四值將濟之時思患預防輔其君以恐懼修省之誠故有禴祭受福之象蓋未濟與既濟時有安

危上六與六四心有敬肆故曰不如西隣之時也吉大來者以既濟之時言朱子謂九五時過不如六二始得時爲文王與紂之事或主人君恭儉說者俱失隣義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爻已出坎險而爲既濟之終然安危倚伏實爲未濟之始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上陰柔闇懦利蓄樂亡實爲禍始故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彖所謂初吉終亂者如此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火上水下不相爲用六爻剛柔皆失其位故爲未濟亨是未來的主離五言无攸利是見在的主坎二言五爲濟險之主二爲佐濟之臣狐善渡水故取象二方强壯故喻小狐汔傳作仡是也老狐善疑畏小者勇往直前故濡尾而不能濟無攸利也處既濟者在有持守克終之心故以終亂爲戒處未濟者在有進爲克終之才故以續終爲幸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卦以火濟水爲義旣濟以成功言則臣厚其終君亨其逸故離火在下而六二致九五之受福未濟以用力言則君虔其始臣代其終故離火在上而九五成六二之功所謂畜牝牛吉也不續讀終也爲句二方汔濟濡尾非五明于任用三四協力勛勤亦終于未濟而已何以亨剛柔應者六爻皆陽上陰下互應也初與四三與上正應也二五則剛柔協應之主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方故以之居方辨物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同人之辨物別其所同也未濟之辨物致之各異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初九亦濡尾此獨言吝何也九時當濟其才又足以濟之故无咎此方在坎險之初二尚曳輪三且征凶況初才弱位下乃不量力而求濟其不濡尾而淪沒者鮮矣才不副志吝能免乎聖人蓋惜之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引也二與五應爲佐濟之臣故象曳其輪但身在險中才雖剛健不可欲速必舒徐顧慮中以行正有待而進乃吉亦戒辭也彖所謂不續終者如此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處險極過此則離坎險乃將濟未濟安危分屬之關此處一失則從前濡尾曳輪之力徒勞无益矣三以柔居剛恐其躁進敗事故以征凶戒之非不欲其濟也欲其養精畜銳與九二併

力一發以求必濟耳故曰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

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已離坎險濟之初然瘡痍未起荆棘未芟所當撥亂而反之正者尚多也但以剛居柔或處置未協正道或精神歉于振作故欲其守正行志又欲其震伐遠夷此皆脫險後事所以續其濟于不窮者也三年有賞即有孚于飲酒之事大國六五向明出治之象大抵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此在事始故曰貞曰震皆戒勉之

辭彼在事後故曰克之曰勿用皆追述之辭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爻文明柔順濟險之主也文明則燭于事機故守巳貞吉而无悔柔順則卑以自牧故御下謙光而有孚蓋正則萬幾无叢挫之虞孚則百工奏撫辰之績未濟而終于旣濟雖二四諸賢之力不有離明之主何以成厥功哉彖所謂柔得中者如此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六五已成既濟上九則君臣上下交孚燕享之時也何咎之有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苟耽樂而不知節則上九之飲酒即爲上六之濡首始之以有孚而燕樂者不將以有孚而失是樂乎故曰宴安酖毒衽席戈矛可不畏哉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曰濡尾曰曳輪曰征凶欲人之謹于求濟也外卦皆將濟之事曰志行曰有孚曰飲酒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易象管窺卷之十二終

易象管窺卷之十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之尊以其陽剛故輕清而浮于上地之卑以其陰柔故重濁而沉于下陽剛爲陰柔之主故言貴陰柔順從乎陽剛故言賤非卑賤之義也

剛柔者動靜之德動靜者剛柔之機乾本陽剛剛則常動雖陰進陽退時亦有靜然坤道无成乾猶得擅陰之權故曰靜專動直是靜亦動也坤本陰柔柔則常靜雖陽退陰進時亦有動然得王有常坤惟以代陽之終故曰靜翕動闢是動亦靜也此動靜之有常而剛柔所以判也方者剛柔之定位惟斷故有方類聚者剛居剛位柔居柔位也物者剛柔所屬之氣羣分即聚中之布護也剛柔不易方物類咸若時吉之所由生反是則凶矣然則剛柔有兩乎哉曰非也陰

陽互藏其宅動靜互爲其根一而已矣自其在天則成象而爲日月星辰之類自其在地則成形而爲山川動植之類一而兩兩而一者也一者變化之宗而其機隱于無兩者變化之用而其迹見于有一而兩者統體中之變化由兩而之則千變萬化類聚羣分又散殊中之變化也

此言乾坤之定體未畫前之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下論伏羲畫卦伏羲仰觀俯察畫⚊以象陽畫⚋以象陰各三之而成乾坤二卦摩與磨通猶兩石相磑切也盪謂以剛柔兩畫彼此摩切而成八卦則陰陽之理變動不拘蕩漾充拓于天地之間下文所列六子方位是巳震爲雷離爲電霆即電也巽爲風坎爲雨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

運行而爲寒也此乾坤之變化而生六子也成男成女以畫卦言推原摩盪之由蓋剛柔三畫止是乾坤之體惟乾坤交索則成八卦如坤索而得乾道則震爲長男坎爲中男艮爲少男乾索而得坤道則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此所謂相摩相盪也知始成物又推原成男成女之故知主也作造也乾以氣言主施大始者大生之始也有父道故曰成男坤以形言主受作成物者无成而代有終也有毋道故曰成女易知者言氣之所至直遂而不假推移也簡能

者言形隨氣成順利而不假造作也此乾坤之
實理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矣

此下言聖人之易簡與天地合德故能畫卦以
發天地之蘊易則易知以心之主宰言簡則易
從以心之作用言要之纔有主宰便有發用主
宰平易則發用自然簡約非判然兩事也易則

无壅无閼如元氣之周流于一身靡所不貫故易知簡則可守可行如百體之聽命于天君無不如意故易從易知則精神聯屬肫肫其仁故有親易從則從心不踰守約施博故有功久大德業即中庸至誠无息博厚高明之謂而成位乎中則配天地而悠久无疆矣此聖人所以能發乾坤易簡之蘊也豈徒模擬形容之而已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伏羲有畫无文吉凶之理百姓日用不知莫能趨避故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正是觀象繫辭處易中卦爻相雜成文其本然之體未嘗不善皆吉道也但觀其象剛柔或相偏勝則未免有過不及之差而凶亦因之推者以剛柔之進退而推其理有宜于上而不

宜于下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則吉凶不可執一而定故卦爻中有體位同承乘同比應同而吉凶判然不一者此變化之所以生也象以爻之剛柔爲主失得憂虞又隱于象中而吉凶悔吝所以彰之者悔悟憂慮也皆從失與凶來悔者追其既往之失吝者媿其力量之難則必翻然改圖奮然起懦故常自凶而趨吉此聖人以悔吝之一字作人之憂虞也變化進退又從悔吝憂虞來有悔吝之心則凶可變而化吉无悔吝之心則吉可變而化凶心有進退故象有變

化是聖人以變化之象示人以悔吝之驗也蓋吉凶雖有一定之介實有可變之理如剛柔之有晝夜夜可變而爲晝則凶亦可變而爲吉故聖人推六爻之變化而係之辭明示天下以天地人之極使盡此理以爲趨避之機耳是豈可須臾離者哉故君子以六爻剛柔之序爲居身之所以六爻吉凶之辭爲樂玩之常此是平日恁地工夫無時不然的至于動則又觀爻象之變化玩吉凶悔吝之占以盡憂虞之心而避凶趨吉也故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三極一道六

爻都有先儒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分屬者拘泥不通孔子曰五十以學易所謂學者居安樂玩象卽是心心卽是象以心合象非徇象遺心故占非卜筮占斷之占乃吾心觀省之占耳先儒以居屬未筮動屬既筮謬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象一卦之全體變六爻之方位彖爻雖對待然彖象具爻之理爻變盡彖象之詳其實一而已矣吉凶言失得與吉凶者失得之象同悔者失已形而翻然覺悟吝者才力弱而中懷羞恥故曰小疵咎字從人從各兩相違之意蓋人有過則內與心違而自訟外與人違以致訟補修葺之也從悔吝來悔則速改恥則自強過而能改即爲无過何咎之有故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陰陽對待原無貴賤以爻位論則位當者雖陰

亦貴位不當者雖陽亦賤非上下内外之說也
凡卦或陰或陽小大不一取一爻以爲卦主則
諸爻有所統御故曰齊得失隱于卦中微而難
測聖人係之以辭而後吉凶可辯也人有悔吝
則必憂悔吝而憂晚矣莫若自善惡初分之關
而危懼之則有失无得悔吝何從生乎无咎固
由于補過然不有震厲心不能補不有悔悟心
不知震故悔之一念乃徙義崇德希賢希聖之
端也然非辭何以明吉凶悔吝之機而補過哉
故未專以辭結之險即凶易即吉之適也聖人

與民同患故指示以所適之路使知趨避此繫辭有功于天下萬世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伏羲畫卦未有易名夏后氏首艮曰連山商人

首坤曰歸藏未嘗言易也易之名自文王羑里演卦繫辭始孔子傳繫辭贊文王之易也天地之道不外于剛柔準者所謂剛柔相推以生變化是已彌者縫綴之使無罅漏綸者比類之使有條理之聖人作易皆起于知天文地理卽成象成形天高而易見故曰觀地遠而難窮故曰察非有淺深此明而可見者也其所以爲文與理者至幽也聖人觀察其明顯者則知其幽深之故耳孟子以故言性故以利爲本卽此意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所以生便知所以死非

截然兩事始者生之理卽乾知大始之始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始之爲說杳冥難窮聖人何以原之則孟子所謂知其性則知天者是巳鬼神卽是陰陽自其融結凝聚處而言曰精氣自其倏忽變幻處而言曰游魂狀屬物情屬魂本无二理亦非兩物孔子贊鬼神爲德之盛惟神故盛謂精氣雖爲物非滯而不化其機甚神也故引詩言神格而不言鬼如先儒言心者神明之舍孔子又以出入无時莫

知其鄉者惟心故謂心之神則可謂心之外別有神則不可此鬼神之說也在造化則爲造化之鬼神在人心則爲人心之鬼神鬼神无形无聲聖人知其情狀以其在人心者知之也故物在造化則爲體物不遺之物在人心則爲萬物咸備之物聖人裁成輔相立法盡制處便是精氣爲物其運用之經權常變神妙不測處便是游魂爲變非二也程子以存者亡堅者腐消散不反爲游魂朱子謂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未免視爲兩物蘇子衆人聖賢之論益麄

矣似續也即詩似續妣考之似謂天地幽明始
終鬼神之奧微妙莫測聖人以知而似續之也
不違即覆說準字見聖人之易與天地準者惟
其知與天通也知周道濟猶言知明處當旁無
方所也不流不著也知命故能樂天樂天故旁
行不流念有起滅愛有廣狹仁者不憂中心安
仁何起何滅天地萬物皆爲一體何處非愛此
三段正是彌綸天地之道處範圍是從外面贊
其包絡彌綸是從裡面贊其充塞曲成萬物又
是範圍彌綸之實通乎晝夜句申仰觀俯察一

節蓋幽明死生鬼神只是個剛柔晝夜之道此
範圍曲成之本也神主天地言易主聖人言无
方无體正見相準而不違處是首尾之辭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
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即下文生生之易不

測之神也孤陽不成孤陰不生分開不得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二即此意也惟一而不二故生物不測而繼善成性之化著矣繼善自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之始言成性自人受秉以後生理各足一定不移者言書言恒性詩言秉彝是已夫道一則善一善一則性一无仁智之可名但萬物各具是性而氣稟不同于是昧其性者爲日用不知之百姓知之而入于意見者爲仁知之偏此皆溺于成性之後而未完乎成性之初

者也故君子之于道鮮矣非聖人之易无體神无方何以輔相天地左右民物哉蓋天地之道化育而已顯諸仁萬物之出機也藏諸用萬物之入機也一顯一藏循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測所謂鼓也與與字去聲猶有天下而不與之與聖人同憂自爲句蓋天地無心鼓而不與範圍曲成在聖人耳同憂即吉凶與民同患意德業從憂中來盛德爲大業之本藏用爲顯仁之根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富有者廣大不禦也日新者悠久无疆也此即前章可久可大之意生

生從日新富有上見出蓋德日新則用之藏者深厚不測而仁之顯者變化不窮子思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是已故曰生生之謂易然聖人不但德業與天地準又畫卦象以前民用未畫之先无象也既畫之後則⚊以象陽陽剛乾德也故曰成象之謂乾⚋以象陰陰柔坤德也坤從乾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乾坤六子之毋故舉乾坤而六子該之矣有象則有數即七八九六之數也推而極之則可彰往察來而占吉凶既有吉凶則有趨避之事而通其變使民

不倦者矣故曰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只在卦爻占變之中一陰一陽變合无端此天地之神也剛柔相推變化无窮此聖人之神也亦相首尾之辭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極賛易道之配天地而推本于靜正與乾

之專直坤之翕闢同也自溥徧言曰廣自範圍
言曰大此正是遠不可禦處邇指人心言正者
貞也靜虛中所含之理平正無所偏敧之名言
易道雖廣大而皆原于心生生有本故備于天
地之間而廣大不可禦也不觀之乾坤乎朱子
曰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指專直翕闢
非指元亨利貞也專擅直遂也翕合闢開也如
陰動時則陽雖不用事然陰之所開闢而承受
者不過因陽之所發生者而順成之是乾之靜
猶得以擅坤之權如婦人正位于內未有不稟

令于夫君者故曰其靜也專由是來復其道六陽漸長萬物萌生无有關而不行偏而不到者其動豈不直乎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者是已陽動時則陰已不用事惟收斂退藏以俟陽之動故曰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是坤之翕亦所以助乾之直如婦人無非無儀成就夫德者故曰其靜也翕由是陽氣既極致役乎坤則無成代終如闢門以承受之者彖所謂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其斯之謂與故曰其動也闢程子云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已大者自內而

達于外有創始開造之義廣者自外而包乎內有隨順普安之義此乾坤之所以別也廣大根于直闢直闢本于專翕易之廣大原于靜正一也故末只承上而總結之變通配四時以流行言陰陽之義配日月以對待言卽乾坤中之六子也蓋四時日月在天地廣大之中剛柔相推在易廣大之中故因廣大而推言之易簡卽靜正至德卽專直翕闢易與天地準此之謂與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贊聖人德業本于易以見易道之至也德業分量无窮心有倚着行有轍迹便不能崇廣易道變動不居所以德崇而業廣知以聖心之靈睿言以其本體高明不涉應迹故曰崇屬陽禮以聖心之經緯言以其周旋曲中隱微畢達故曰卑屬陰知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曲當總是一個體段功用而兩言之見聖人徹上徹下合內外之道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此便是无方无體變動不居之易而德之所以崇

業之所以廣者然聖人豈有加于性分之外哉
蓋自天地設位陰陽化醇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則易之道已行乎其中而知崇禮卑乃人性所
各足者惟聖人全體此性不待存之而自無不
存若門戶一啓道義自從中流出而知崇效天
禮卑法地盛德大業一以貫之耳道義只是知
禮當然則曰道合宜則曰義非有二也夫崇德
廣業而配天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
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賛文王周公觀象繫辭以深明乎易道即
第三章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之意然物宜
吉凶彖爻俱有不必分上節爲文王下節爲周
公也賾頥中深處以喻理之藴奥難見也比類
曰擬形容如乾健坤順之類物如潜龍牝馬羸
豕羝羊之類宜者與形容相宜謂擬彼之形容
以象此之物宜也動變也一卦體要之聚曰會

六爻旁通之情曰通典禮卽五典五禮行比附也謂以典禮比于會通之中合者繫之以吉辭悖者係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卽事變之吉凶也象立則有以形无形之理故雖言天下之至賾而不謂之索隱爻具則有以窮萬事之變故雖言天下之至動而不至于悖常又何惡何亂之有哉吾于是而知聖人之心思亦殫矣蓋以不可見之理而欲取之以可見之象非比類之精何以得其似以無窮之萬變而欲決之以一時之吉凶非揆度之詳

何以定其衡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有卦吉而爻凶卦凶而爻吉者又均一九六也有在此卦爻則吉在彼卦爻則凶者錯綜變化萬有不齊故又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即第三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聖人之繫辭如此此所以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河圖之數也伏羲畫卦未嘗言數文王立著法始有數孔子欲賛卜筮之用故推本言之夫河圖之數本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此自然之運也漢儒乃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夫以天地開闢五行一時都有即生數且无次序況復有所謂成之者乎故十者數之終分屬天地以盡奇偶之數五行生便有成非既生又成也以奇偶配五行則可以五行生于奇偶則不可況五行生克如環无端五行氣質陰陽兼有如河圖木火陽也而水生木

木生火則陽之根已在水中金水陰也而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則陰之根已在火中餘可類推矣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五位相得者以陰陽之同位而言如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之類也各有合者以陰陽之相濟而言如一奇六偶二偶七奇各兩合之類也五十有五天地總數也成變化行鬼神此以羲皇畫卦言蓋卦起于奇偶兩畫一為陽卽數之一也- -為陰卽數之二也圖之數極而至于五十五亦此一二也卦之象極而

至于六十四亦此一二也變化即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意謂以陰陽奇偶之數而成卦爻之變化也鬼神即陰陽五行未嘗不行于天地間然圖數未顯卦畫未分則行者自行在百姓日用而不知在上者補洩之未備惟因類畫卦則八卦之方位即五行之生成而制洩補助之政可舉五行无過不及之患矣故曰行鬼神說者以成變化分屬陰陽以行鬼神屬數謬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而此言五十者蓋數生于一成于十而五則統生成之數者也河圖五與十居中五者陽之中十者陰之中陽統乎陰則一以該十大衍之固五十也陰效法乎陽則十以從一大衍之亦五十也則雖不言有五而有五在其中矣舊說其用四十有九謂虛其一以象太極季彭山則云九當作八于五十之中虛二以爲陰陽之毋用四十八策以揲蓋以用九則陰陽老少其數多寡不齊耳又云大衍之揲

雖本古法但其文非必出于聖人葢兩謂天地

三加人焉四時卽四象理皆可通至于左右兩

扐之歸奇止是或爲一二或爲三四本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相配之數則爲象陰陽之交可矣

何與于閏而以再扐當五歲再閏之象乎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

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期之成數也

君乾坤六爻所得之策老陽以四九三十六策

總六爻得成數二百一十六老陰以四六二十四策總計六爻得成數一百四十有四合之共得三百六十與期數同故曰當期之日然少陽自四七二十八策總計六爻得一百六十八少陰自四八三十二策總計六爻得一百九十二總之亦合一期之數而此獨用九六者蓋數以陽爲宗以變爲主九爲老陽老則變也夫陽數以九爲極陰數以八爲極則老宜用九八而用九六何也則愚前所云利永貞之說也夫六既不爲老何必用以配九耶欲當一期三百六十

日之數則陽數二百一十六非老陰四六之積不足以合也本義云少陰遇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亦是約度之言獨李彭山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進則常盈而陰之所伏陽實統之退則常虛而陽之所施陰實承之似爲獨見至以河圖陽分東八南七當春夏生長之時陽升用事未可言變陰分西九北六爲秋冬收藏之時陰降歸根可以言變以此爲九六老七八少之証或未確然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

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得四千六百八策合其
過揲之積數如此與天地間萬物之數符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營營為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
易也易之變自成初揲始也三變而成一爻十
八變則兩其三爻而成內外體此大成之卦也
君三爻之八卦則為小成之卦矣大成之卦皆
自小成之卦引長而伸之自八卦而為六十四
又觸其剛柔之類以盡六爻之變而增長无窮

則自六十四卦而爲四千九十六凡人所能爲之事盡在是矣此言蓍數能盡天下之變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極贊蓍法之妙道以天言德行以鬼神言中庸所謂鬼神之爲德也蓍策雖滯于物倚于數實所以彰著天道而祐助鬼神鬼神之神聖人神之也蓋天道運于鬼神无形无聲鬼神雖體物不遺而吉凶禍福亦杳冥難測不能自彰其用以使天下趨避聖人立蓍卦以前民用于是

皆知觀象玩占以避凶趨吉神謀鬼謀百姓與能可以開物成務而佑助乎神矣中庸以見乎蓍龜者爲禍福將至而至誠前知如神則聖人自不假于蓍策所以立卜筮者專爲日用不知者設也酬酢以叅伍應變言非如賓主之說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聖人即神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知主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聖人以易爲道千變萬化何止四端孔子慮天下後世學易者不得其門而入故以辭變象占

爲聖人之道欲學者有所持循依據耳四者字俱指道說言以闡道辭不詳則晦觀會通行典禮尚辭也動以體道動不變則泥剛柔相推八卦相盪尚變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形下者索形上者何以得其似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尚象也神道設教莫大乎蓍龜係辭斷吉凶尚占也故易非聖人不能作而學易君子非四者無從入也有爲圖度于心有行踐履于身問問于蓍龜也命鬼神之命也謂如易中卜筮之法假儀以問蓍龜由是以蓍龜所值

卦爻合于占辭則辭之所命卽神之所命吉凶事應如響應聲至速至驗來物卽吉凶申上如嚮之意一與二爲叅二與三爲伍交互配合之義變者陰陽老少之通變也錯綜皆取織義錯如梭之左右往來綜如綜線之一上一下數陰陽奇偶之數因乎變者也蓋變與數乃易中之已定者參伍以通之之則剛柔進退燦然有章錯綜以極之之則或吉或凶斷有定象蓋象者所以形无形之理數極則理因數顯也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辭變象總爲占而設耳然辭象變

占亦言語文字之迹故又推極于至神蓋聖人作易不假思議乃寂感相因自然中流出的中庸所謂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也極研不是工夫謂聖人之易理至幽深幾至明析本是極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的故學易者須有至精至變至神之心思乃可與于易耳若徒求之辭變象占是糟粕而非神化易不可與幾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極深研幾至神之謂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巳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

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
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
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
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
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

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開物成務指伏羲言通志定業斷疑自文王作易言蓋洪濛既判萬物錯陳自伏羲畫卦則高

甲貴賤之等已辨羣分類聚之義始明故曰開
物由是裁成輔相之道人官物曲之利出焉故
曰成務天下之道雖已冒于先天八卦之中然
演卦繫辭以弘後天之用則文王之爲也易之
用至廣卜筮乃易中之一事然決疑定慮實通
志定業之大端故下文專以蓍卦言之　蓍不
言龜省文也然周以前獨龜見于經傳則蓍自
文王始立或專言之耳蓍卦總一事自方揲而
言則參伍其變錯綜其數未有定體故曰員而
神自十八變而成卦則象數已定吉凶已彰故

曰方而知然其義則在于易爻故曰易以貢貢
陳也洗心退藏即前極深研几聖人與天地合
德鬼神合吉凶豈假蓍卦爲用但吉凶異應趨
避无門聖人與民同憂故立蓍卦以斷疑通志
而成務耳神以知來先天之蓍也知以藏往後
天之卦也纔來便屬往纔知便屬藏非判然兩
事聰明睿知指文王言而曰古者伏羲結繩而
治與天下相安于茫昧神武不露至于堯舜雖
曰聖神文武而如天好生雍容揖遜三聖授守
一道尚得遊三皇之天湯武放伐則所遭之不

幸也文王明順以服事殷因壘而降崇密其神武不殺之德乎天地大德曰生惟神武不殺故與天地合德而易與天地準耳孔子之意若曰文王其古之云　天道指陰陽五行變合言民故指善惡攻取殊塗言明者聰明睿知自然默契也察則明之精蓋民有情僞非察不能周知耳神物指卜筮言前者開其先所以通志也民用者法之利所以定業也此卽上節與民同患知來藏往之意齋戒以民言德以蓍龜言謂聖人創與神物使民齋戒其心以神明蓍龜之德

于天下與中庸使天下齊明盛服承祭如在之義同　天之道不過陰陽闔闢聖人所明明此而已在内曰戶在外曰門太極猶戶也陰陽猶門也戶不開則閉太極不動則靜未有中立而兩无所倚者故太極只是一箇未嘗有變由闔闢而後有乾坤之分變者陰陽動靜也往來非卽指闔闢由闔闢而後有往來蓋闔者太極靜而陰萬物之入機也來也闢者太極動而陽萬物之出機也往也一闔一闢如環无端則一往一來通變不窮矣這闔闢往來之理不可見所

可見者象耳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至河出圖洛出書則理之不可見者形于數以其可以叅伍錯綜故謂之器由是因其數而制爲卜筮則可遵守常行便謂之法利用是卜筮之宜于民咸用是民不能違卜筮此變化之道乃神之所爲也此節言聖人所以用易而設卜筮者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耳　易卽是太極自其理之全體而言曰太極自其機之變動而言則曰易非易之外又有太極也兩儀卽陰陽兩畫一闔一闢之謂有陰陽則不變者爲少變者爲老少

陰少陽老陰老陽是爲四象由是陰陽交互奇偶相加則八卦所由生矣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此由人事得失所致然因八卦以酌陰陽進退之中則過與不及皆有理以裁之此吉凶所由定也大業即所謂天下之業有吉无凶故生太業此覆說上文卜筮之意見皆太極生生之理即乾坤變化之神也易以畫卦言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有箇次序周茂叔因襲其說乃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未有陰陽先有太極也又云无極而太極太

極本无極是太極先有无極也穿鑿造作多矣此義從无能辨者獨雲間馮氏得之　法象即乾坤闔闢變通即闔闢往來懸象著明即見乃謂象天地四時日月此易道之所自來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可制法以利天下故先以富貴發之物生于天地必待聖人制爲成器方利于用所包甚廣故云備蓍龜亦在其中下文則歸重于蓍龜耳賾顧中深處賾者其藏必隱以理之不可見言深者其源必遠以理之不可窮言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鈎如以

鈎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也即前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之意亹亹勤勉也事成于勉故遂以事爲亹亹即所謂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也此節極贊蓍龜功用之大以申上文與神物以前民用之意見聖人之有功于天下萬世也　神物指蓍龜則法也即前制而用之謂之法也天地變化即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之變通效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天象即見乃謂之象吉凶如日月星辰循軌舛度之類象之者謂蓍龜中奇偶之變吉凶之定皆本于天道之自

然也然非圖書聖人亦何所效法哉蓋卜筮生于八卦八卦本于河圖所謂明于天之道者明此而已此節總承上文與興神物以前民用相首尾而推其本于圖書見天非聖人不成聖人非天不因也按伏羲八卦方位悉出河圖而此兼言洛書豈圖書並見于伏羲時耶然孔安國班固皆云河圖授羲洛書授禹至今疑而未决愚謂伏羲當洪濛初判之後則河馬效靈大禹當洪水初平之時則洛龜呈瑞蓋世不常泰聖不常有故羲開其先禹承其後皆天啓聖人以

開泰之機也如儀鳳在庭鳴鳥在郊有感必有應各值其時孔班之論當是定見且天生神物未必不指河圖而聖人則之辭亦重複則先儒所謂繫辭中亦有附會之說未必非此類也

此總結一章之義蓋伏羲畫卦有象无辭示人以其意而已文王周公以後世為不足與知故繫辭以告之吉凶吉凶定則可以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矣非伏羲何以開其始非文周何以成其終哉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

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

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伏羲畫卦之意本開物成務以神道設教而貽天下萬世之利者也但自八卦立象命名之外無一餘詞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有象斯有意雖不言而曰利曰神已含蓄于八卦象中矣所謂立象以盡意也至于文王則設卦觀象重之為六十四卦以盡天下之情偽觀會通行典禮繫辭以盡其言則參伍錯綜變化進退而

利之所不能洩于意者无不盡矣避凶趨吉百姓與能如以鼓聲振起其舞容手舞足蹈莫知誰之所爲則神之所不能顯于意者无不盡矣孰謂聖人之意不可見乎此繫辭之不可已而文王周公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也

縕謂包蓄在中猶衣之著也乾父坤毋六子皆從以出故曰易之縕卽立象盡意之謂乾坤變化則剛柔相推成列而爲易毀謂偏勝而有闕也乾坤毀則滯而不行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聖人裁成輔相彌綸天地之道不著而乾坤之用或幾

乎息矣此以見乾坤兩畫該括之盡不可不由辭以得其意也　形指卦爻奇偶言自其意具于聖人之心則爲上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故曰道自其象顯于聖人之畫則爲下奇偶之陳有方有體故曰器化裁之謂變卽前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也推行之謂通卽前制而用之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事業卽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吉凶成亹亹者是也此承上文以乾坤之理發明易道之變通見不在于言辭間也　象爻兩節文雖重出然與上立象繫辭自是相蒙蓋

中言羲皇盡意文周盡言見學者當由辭以得其意耳極究極其理卦即象也鼓謂振作人心辭即爻也卦極天下之賾則意盡于象矣辭極天下之動則言盡于辭矣化裁以卦言化者化其所有裁者裁其未成如變剝之上九爲復之初九是化剝而裁成乎復也變聖心之變變則化故曰存乎變推行以爻言推即剛柔相推之推行即行其典禮之行通即觀其會通之通惟會而通之所以能推行典禮以繫之辭耳但聖人能變通以立卦爻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

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耳此豈可求之言語文字之末耶曰默曰不言所謂神也成以行言信以知言謂得之于心而體之于行也九章云顯道神德行以聖人作易言此以學者之用易言

易象管窺卷之十三終